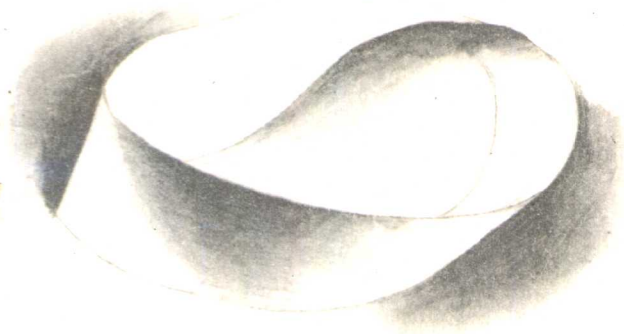


微型小说选

怪圈



倪渊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微型小说选

怪圈

倪 渊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新登字097号

微型小说选

怪圈

倪 渊 著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100866)

北京顺义牛栏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 5印张 80(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800册 定价: 2.55元

ISBN 7-5043-1302-5/I·118

序

倪柱峰

倪渊是我儿时好友，我们在光着屁股打街的时候就是好伙计了。后来，他上了大学，我参了军，便天各一方了。由于共同恋着故乡的亲人，故乡的热土，因而相互间不断有信息传递。

早就听说他在舞文弄墨，经常有小说见诸报刊，且在全国获过几次大奖；又听说他在大学期间就“粘”上了一个她，也爱舞文弄墨，也在省里获过大奖呢！乡亲们关心他，议论也颇多：“这小子不务正业，把大学里学的专业扔了，写什么小说大说的，能当饭吃？”“人家倪渊能，和老婆在被窝里也谋划写小说的事；听说两个人互通平安的信一直保留着，准备将来出部《两地书》呢！”“噫！那家伙打小我就看着是顶了星的，人家写的那是小说，文章里边的上品呢！”……褒贬不一，却都透露着关切与亲情。

倪渊的小说发的多了，有几篇便流传开来。

冬天的热炕头上，夏日的树荫下，乡亲们常谈论他的小说，谈论他光着屁股时候的那些趣事。

历史地现实地看，倪渊行文行事有些怪。他的小说，几乎篇篇都像怪味豆（怪味豆什么味，你自己咂摸去）；题目也怪——《怪圈》。所谓行事怪，仅就找我作序一事足可佐证。

自古以来，著书立说者请人作序，都是请名家、大家或官家，却没听说有请农民二哥的。我坚辞不干。倪渊出语又怪：“我身上有几块伤疤你都清楚，有几篇东西就是揭我旧日伤疤的，你当有发言权，此其一。你说找名家、大家或官家作序，那我是找对茬了，你现在不是我们家乡的‘父母官’吗？”——哎！村支部书记也算官？我可担不起。但倪渊提出的两条，却又在理。反正怪人怪文怪事，权且诤上几句；诤偏了，看官莫怪，见怪不怪我就心安理得了。

倪渊一个“揭”字，我分明窥见他还是光着屁股时的那个他。他还是那样天真、那样坦率、那样赤诚。于是，拂去一层凄苦，陡增几分顿悟、几分希望。《红与黑》、《雾》、《印象》、《爸爸·爸爸……》、《山运爷》、《望远镜》、《父与子》、《五世同堂·四世同堂》、《无题》等篇目不都给人们很大的启迪吗？

读罢收入该集的全部的小小说后，我想倪渊是成熟了。他早已走出了人生中一个又一个令人

困惑的“怪圈”；然而，我却仍然沉浸在《怪圈》中，在《怪圈》中徘徊、徜徉，在咀嚼着《怪圈》的滋味。

关心着倪渊的乡亲们和我一样，也在咀嚼着读过的不多的倪渊的小小说中那散发出来的一圈一圈的怪味，大家都希望倪渊能早日将自己的小小说结集出版，以便全方位地去体察这一“怪圈”；同时，乡亲们也殷切地希望倪渊在走出“怪圈”之后，能有更多的“奇圈”、“大圈”抛出来，一圈套一圈、一环扣一环地去更深刻地揭示人性与探讨人生《价值》。

1991年5月4日 匆于塔庄



作者简介

倪渊, 1960 年生, 1985 年大学毕业。自 1986 年始, 已发表文学作品近二百篇。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 其中《红与黑》在中国微型文学作品大展中荣获二等奖; 《节目》在 1990·东方微型文学作品大奖赛中荣获二等奖。现为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文化馆文学创作员。

北京

ABU45/01

封面设计: 路 风
责任编辑: 阎成功

登

- 1、为了充分便
利用率, 读
- 2、图书不得污
毁或遗失, 否

ISBN 7-5043-1302-5/I·116

定价: 2.55元

目 录

序.....	倪柱峰
印象.....	(1)
父与子.....	(4)
爸爸, 爸爸.....	(6)
望远镜.....	(8)
名片.....	(10)
小D小D.....	(12)
题字.....	(14)
红与黑.....	(16)
山运爷.....	(17)
怪圈.....	(20)
隐私.....	(22)
爸爸带我去捞鱼.....	(24)
破烂佬·王子与血缘.....	(26)
节日.....	(28)
思.....	(30)
雾.....	(31)
阿秀·私生子.....	(34)
变.....	(36)
异.....	(38)

女人·孩子·男人·····	(40)
记者证·····	(42)
补缺·····	(45)
鬼·····	(47)
瓷花瓶·····	(50)
求医·····	(52)
皎月·····	(54)
马教授·····	(56)
捉“盗贼”·····	(59)
挂牌子协商会议·····	(61)
我是我吗·····	(63)
昨夜如梦·····	(66)
信·····	(68)
演不演·····	(70)
过客·····	(73)
招聘启事·····	(74)
老倔·····	(75)
变味·····	(77)
植树·····	(80)
物尽其用·····	(82)
无绿的早晨·····	(84)
开锁·····	(87)
心愿·····	(88)
你呀·····	(90)
开会·····	(92)

猫	(94)
那个夜晚	(96)
懵	(97)
借	(99)
听来的故事	(101)
手	(103)
心声	(105)
欠	(107)
小屋	(109)
老李·小李	(111)
熄火	(114)
五世同堂·四世同堂	(117)
一把梳子	(120)
价值	(123)
笄帚·生日	(126)
病	(128)
倚窗而立的少女	(130)
多多的梦	(132)
捣蛋	(134)
狗剩儿	(137)
老人和花	(141)
无题	(142)
后记	(145)

印 象

爹是村里唯一的秀才。

当爹臂弯里夹着书本，身后跟着一群规规矩矩、齐齐整整、大气不敢粗喘的娃们，在荷锄扛锹辛苦了一天的老少爷们的注目下，穿过村里那条唯一的弯弯曲曲的大街时，爹的形象日复一日地在我脑海里高大起来。

爹总在晚上或节假日把他在学校里给学生上课的内容传授给尚未入学的我。那时，我很崇拜爹，仿佛爹什么事理都懂，什么故事都会讲。爹的故事讲得很动听。爹最喜欢讲、也是我最喜欢听的是《说谎的孩子》；讲完，爹总强调：好孩子从来不说谎。

我便牢牢记住了：好孩子从来不说谎。

一天中午，爹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从兜里掏出一叠钱，递给妈：

“今儿发了工资，35块。你点点。”

妈高兴地接过钱，点了又点，最后用方手帕严严实实地包好，放到油漆剥落的破木箱里，又高兴地为爹倒了杯开水，说：

“这个月咱又能存15块了。”

妈的话音刚落，京运大奶急火火地来到我家：

“大侄子，俺家小三子病得很厉害，赤脚医生叫赶紧送公社医院，想来借你10块钱呢！”

爹显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又摊着十指：

“唉，大婶，真不凑巧，我这正在翻箱倒柜凑几个零钱去买斤盐呢！”说着，爹拉开抽屉，捞出几个钢镞，举到京运大奶跟前。

“爹，你不是刚领了35块钱的工资吗？我亲眼看见你交给妈，放到木箱里，怎么还说没钱呢？你说谎，你不是好孩子！”我一直牢牢记住爹的话：好孩子从来不说谎。说着，就要去开木箱。

爹的脸刷地红了。他抓过我，硕大的巴掌第一次重重地落到我屁股上；边打，边向京运大奶解释：

“大婶，孩子说的那钱，是我姑表弟托我借的，后天订婚急用呢！”

“不嘛，不是嘛！我听见你对妈说，那是你这月领的工资；妈还说，这月又要存15块呢！”我哭着、执拗地争辩着。

爹又重重地打了我几巴掌，尔后，转向京运大奶，仿佛还要解释什么，却叫京运大奶把话攥去了：

“算了，大侄子，你别再打孩子了。钱，我再想想办法。”说完，低着头，冲出我家门。

从此，我不再崇拜爹了。爹那高大的形象，在我的印象中变得越来越渺小。

若干年后，当我面对父母、儿子、亲朋说谎话时，我就会想起爹；而且，我渐渐发现，爹其实并不渺小，倒是一个很慈祥、很可爱的老头。

父 与 子

A

“俺儿子能考上学，我就是吃瓜干、就咸萝卜，甘愿！”爷们啦起来，父亲许下的愿。

儿子，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叩开了大学之门。

B

“孩子，带上，别冻着！”父亲松树皮般的手上，托着冬夜身下那唯一御寒的破羊皮。

儿子，在掏钱买冰糕时，手有些颤抖。

C

“孩子，使劲学。用啥书，尽管买，别痛钱。”整夜伏在枕头上痛苦地喘咳却连片麻黄素都舍不得买的父亲，手上托着50元钱。

儿子，在买汽水时，记忆犹新。

D

“呜——呜——”刚强的父亲，为死了个猪仔，哭了一夜。

儿子，在买舞票时，依稀记得。

Ⅱ

“列位祖宗，我长年有病，不能干活，没钱供孩子上学。为了孩子能念成书，我，我……要把您传下的花瓶卖了！我，我……对不起您呀！为了孩子，我甘愿到阴间当牛作马……”父亲跪在家谱前，声泪俱下。

儿子，泰然地走进大酒家。

.....

.....

爸爸，爸爸

前年，张局长的爸爸仙逝了。殡葬时，那列列车队、丛丛花圈、行行人群……场面甚是壮观。待深夜打发走前来奔丧的宾客，张局长急匆匆奔回卧室，清点着那个个小包包，其面部全没了白天的悲切表情，待清点完所有的小包包，他狡黠地笑了。

“多少？”一直坐在旁边的妻子问。

“除去所有的花销，剩下四千二，东西还在外呢！”

“太少了。四万二还差不多。反正……”妻子说着，也笑了。

去年，张局长的岳父病重住院了。弥留之际，张局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

“内弟，以前，我没有好好照顾爸爸；现在，就让我这作女婿的尽尽最后一点孝心吧……”

张局长的一片孝心，内弟纵有万语千言，也不便拂却。就这样，老人家的最后一口气还是在张局长家咽下了。

很快，小城又传开了张局长的岳父——爸爸